

by Anna Bikont

THE CRIME AND THE SILENCE

罪行与
沉默

Confronting the Massacre of

直面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大屠杀

Jews in Wartime Jedwabne

〔波兰〕安娜·比康特 著

〔美〕艾丽莎·瓦莱斯 (Alissa Valles) 英译

季大方 汉译

罪行与沉默

直面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大屠杀

by Anna Bikont

THE CRIME AND THE SILENCE

〔波兰〕安娜·比康特 著

〔美〕艾丽莎·瓦莱斯 (Alissa Valles) 英译

季大方 汉译

Confronting the Massacre of
Jews in Wartime Jedwabn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行与沉默: 直面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大屠杀 /
(波兰) 安娜·比康特 (Anna Bikont) 著; (美) 艾丽莎·
瓦莱斯 (Alissa Valles) 英译; 季大方汉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10

书名原文: The Crime and the Silence:
Confronting the Massacre of Jews in Wartime
Jedwabne

ISBN 978-7-5201-3083-7

I. ①罪… II. ①安… ②艾… ③季… III. ①纳粹大
屠杀-史料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4842号

罪行与沉默: 直面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大屠杀

著 者 / [波兰] 安娜·比康特 (Anna Bikont)
英 译 / [美] 艾丽莎·瓦莱斯 (Alissa Valles)
汉 译 / 季大方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责任编辑 / 黄 丹 周方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独立编辑工作室 (010) 59367151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0.25 字 数: 559千字

版 次 /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3083-7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2015-6684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ME AND THE

R
索恩
THORN BIRD

忘掉地平线

TIME AND THE

THE CRIME AND

THE SILENCE:

Confronting

the Massacre of

Jews in Wartime

Jedwabne by Anna

Bikont

Copyright ©2015

by Anna Bikon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New

York.

/ 日记：2000年8月28日—12月28日 / 001

一 主啊，让波兰摆脱犹太人吧

或，论三十年代耶德瓦布内的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 023

/ 日记：2001年1月2日—2月6日 / 053

二 我想救她的命——爱情是随之而来的

或，拉凯拉·芬克尔斯泰因和斯坦尼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的故事 / 071

/ 日记：2001年2月7日—3月10日 / 094

三 我们受够了苏联人、德国人和波兰人的欺压

或，劳丹斯基三兄弟的故事 / 131

/ 日记：2001年3月11日—3月28日 / 153

四 在犹太人身上你见不到那种忧伤

或，波兰人和犹太人记忆中苏联对波兰的占领 / 189

/ 日记：2001年3月29日—5月12日 / 208

五 我告诉你是谁干的：是我的父亲

或，扬·司克罗茨基的私下调查 / 234

/ 日记：2001年5月13日—6月1日 / 253

六 假如那时我在耶德瓦布内

或，梅厄·罗内的故事，被放逐到哈萨克斯坦 / 282

/ 日记：2001年6月3日—6月14日 / 295

七 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或，莱谢克·杰齐茨的独白 / 309

/ 日记：2001年6月18日—7月10日 / 319

八 你唯一的机会是冒充非犹太人

或，幸存者阿维格多·柯乔 / 334

/ 日记：2001年7月11日—11月30日 / 358

九 拼命地寻求正能量

或，耶德瓦布内前市长克齐斯茨托夫·戈德莱夫斯基的
独白 / 388

/ 日记：2001年12月1日—12月30日 / 394

十 只有我才知道那里藏了七个人

或，安东宁娜·怀赞考斯卡的故事 / 420

十一 我，什穆埃尔·瓦瑟斯泰因，警告你

或，从耶德瓦布内到哥斯达黎加的路途 / 438

/ 日记：2002年1月1日—2月25日 / 461

十二 他们有着伏特加、枪支和仇恨

或，1941年7月7日在拉齐乌夫 / 477

/ 日记：2002年2月27日—6月17日 / 495

十三 查亚·芬克尔斯泰因的梦想

或，拉齐乌夫一个磨坊主全家人死里逃生的故事 / 519

/ 日记：2002年6月16日—12月1日 / 542

十四 正派的波兰孩子和流氓恶棍

或,论耶德瓦布内、拉齐洛、翁索什和周边地区的杀人凶手 / 563

/ 日记:2004年1月10日—7月10日 / 576

十五 严格地说,是波兰人干的

或,与检察官拉多斯瓦夫·伊格纳季耶夫的对话 / 588

致 谢 / 600

姓名、地名和专有名词英(波)汉对照表 / 602

索 引 / 622

Contents /

日 记

2000年8月28日—12月28日

2000年8月28日

“说波兰人在耶德瓦布内杀害了犹太人，这是谎言，”1941年7月10日事件的目击者，一位退了休的华沙医生这样说道。此人名叫塔德乌什·Ś.。

我的老板亚当·米奇尼克，波兰《选举报》的主编，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这位访客。亚当告知我，他有个朋友介绍他认识了塔德乌什·Ś.。根据这个人的证言，发生在耶德瓦布内的暴行是不能够怪罪于波兰人的。从他的声音中我听得出，他挺激动，似乎还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对于扬·T. 格罗斯在《邻人》一书中揭露的事实，他始终是耿耿于怀的。我们就此事谈论过多次。在格罗斯的书于2000年5月面世之前，我曾经在《选举报》的一次编辑会议上说，我们应该从过去的战争年代着眼来报道这个面临犯罪指控的小城。

格罗斯重构了当时发生的事件，他所根据的是以下三种不同的来源：由什穆埃尔·瓦瑟斯泰因提供的战后证词；战后审判法庭的文件，

其中的被告被指控与占领军合作；以及《耶德瓦布内回忆录》，这本回忆录收集的是来自耶德瓦布内的美国犹太移民的故事。格罗斯得出的结论非常牢靠，所提出的假定则更加不容置疑。在耶德瓦布内，波兰人在一个谷仓里烧死了镇上所有的犹太居民，共计有1600人。“不论是从受害者的数量上来看，还是从他们的加害者方面来看，”格罗斯写道，“这无疑就是一场集体谋杀。”

亚当接连拒绝了我所有的去耶德瓦布内看一看的建议，他也不希望在格罗斯的书出版之前就刊登其中的摘录。现在，他想要我亲自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坚持要求在他与塔德乌什·Ś.会面时我也在场，尽管塔德乌什·Ś.想同他单独见面。我们的访客不允许我们进行谈话录音，也不让发稿时印出他的姓氏，但总算极不情愿地同意了我做笔记。1941年时，他才15岁。7月10日那天他碰巧刚好在耶德瓦布内。他说他是在去看牙医的途中。

“上午有两个穿着黑色盖世太保制服的德国军人骑着摩托车进入了市场前的广场。我从阳台上看到的，他们命令犹太人集合起来。他们用棍子挑起了一个拉比（犹太教士）的黑帽，以此来嘲弄他。一路上我跟着犹太人去了谷仓。”

“在谷仓那儿你看到了多少德国人？”亚当问道。

“三个。德国人做事情喜欢有板有眼，所以他们先把谷仓的主人带了过来，用钥匙打开了谷仓，尽管他们原本可以把门给拆下来的。”

“所有的事全是由那三个德国人干的？”

“可能有更多穿便衣的人。穿制服的就这三个，都拿着手枪。我看到犹太人都是自觉自愿地进入谷仓，好像他们都被催眠了似的。”

“谷仓着火后他们没有试图逃跑吗？”

“嗯，他们没有。这太可怕了。”

“有没有哪个波兰人参与了这桩罪行？”

“没有，一个都没有。”

“每个社会里都会有一些犯罪分子。随便拿份报纸翻翻，你都会发现许多强奸、谋杀的报道。在占领期间还有些走私者，有人在暗中敲诈犹太人。”

“那种事情只会在大城市里发生。你不了解这些偏远省份。都是土生土长的波兰人，虽然穷，但有人品，他们就住在这里。他们不会因为犹太人背叛了波兰人转而投靠苏联人而想到要报复他们。他们在谷仓外面大声高喊：‘犹太人，快自己逃出来！’只有三个德国人站在那里，手里拿着手枪，甚至连步枪都没有。在那里的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之后一周内，他们在教堂里一直谈论着这件事。”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一直是错误的吗？”

“不是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中间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冲过去回击德国人。”

“波兰人认为那些受害者是有错的吗？”

“因为他们不敢保卫他们自己。”

“但是，假如有人在我面前被杀害，我应该去帮助他，不是吗？假如我不这样做，因为我害怕了，或是惊呆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无能为力，我肯定会责备自己，而不是去责备受害者。”

“假如他们想反抗德国人的话，波兰人原本是会帮助他们的。当犹太人拿起步枪，在苏联人指挥下满城转悠的时候，他们是真正的硬汉；但是当德国人把他们带到谷仓去时，他们做了些什么？如果你让乡亲们卷入这样的情况中去，那他们最终都将完蛋。犹太人应该保护好他们自己。人们称他们为懦夫，是因为他们只想等波兰人来保卫他们，而自己却什么也不干。但是要说在那里有1600个人，那就是撒谎，是开玩笑。”

“你认为在那里到底有多少人？”我插进一句。

“1000个，不会再多了，”塔德乌什·Ś.回复道。我看着亚当，发现他的脸色变得苍白。

谈话结束时，Ś. 再次告诫我们：“请不要提我的名字。我不想让那些犹太财迷守在我家房前等我。”

2000年9月1日

波兰民族纪念研究会宣布它将针对耶德瓦布内大屠杀发起调查。当我在选举报报社走廊碰见亚当·米奇尼克时，他告诉我，与塔德乌什·Ś. 的谈话一直在困扰着他。他建议我以此为基础写一个短篇故事，背景就定在战争期间的耶德瓦布内小城。但是，我是从不写虚构小说的。

我决定，如果我不能争取到为《选举报》进行采访的话，我就请一年的无薪假，自己亲自去一趟耶德瓦布内。耶德瓦布内城里肯定还留有有关这桩暴行的记忆，那里肯定还会有一些惨案的见证人。我将尽力重建事实，但还会借助60年来在那些事件上的记忆，查清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2000年9月5日

华沙的犹太历史研究所。我手中拿着页面很小的五页纸，上面的文字出自一只粗大的手，某些字被划掉了。这是什穆埃尔·瓦瑟斯泰因有关耶德瓦布内暴行的证词，从意第绪语翻译过来的。“婴儿们被杀死在她们母亲的怀抱里，人们遭受了毒打，还被迫唱歌跳舞。他们一个个鲜血淋漓，断胳膊瘸腿，都被赶进了谷仓。然后有人把汽油倒在谷仓上并点着了火。随后暴徒们又逐门逐户去犹太人的家，寻找病人和留下来的儿童。那些病人被他们扛到谷仓里去，而孩子们的一双双小腿则被用绳子捆住，倒挂着被拖到那里，然后再用叉子举起来投进像火炉一样正在熊熊燃烧的谷仓中去。”

2000年9月6日

《耶德瓦布内回忆录》是由两位犹太教士编纂的，他们是朱利叶斯·贝克和雅各布·贝克兄弟俩，战前他们从耶德瓦布内移民到了美国。20年来，此书留存于世的只有一百来本了。今天，我是在互联网上读到此书的。在这本书中，我发现了有关发生在犹太历5701年搭模斯月15日——公历1941年7月10日——这一事件的一些证词，如里弗卡·沃格尔所说的，“波兰人割下了茱卡·纳多尔尼克的女儿吉特勒的头，像踢足球一样把它踢得到处乱滚”。茨乔·纽马克所说的，“波兰人一边嘴里哼着小曲，一边把汽油倒在挤满犹太人的谷仓上”。阿维格多·柯乔说的，“一帮男孩子狠狠地打我，把我拖到市场前的广场上；他们追逐着、毒打着受尽折磨、又饿又渴的犹太人，犹太人在烈日下暴晒了一天，几乎快昏厥了”。还有赫歇尔，贝克兄弟中的老三，来自耶德瓦布内东北约40公里外的戈尼翁兹，他说：“我的母亲7月14日到达戈尼翁兹后，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了；她穿过田野和森林，跑出了耶德瓦布内，逃离了大屠杀……在目睹了所见到的一切之后，她几乎发狂了，波兰人杀害了所有的犹太人。”

2000年9月28日

一群朋友一起旅行去威尔诺，其中有伊雷娜·格鲁金斯卡·格罗斯。她说，几年前扬·格罗斯希望把什穆埃尔·瓦瑟斯泰因的证词收入他的论文集《可怕的十年》的波兰文版中。伊雷娜看了一遍，劝他不要这么做，怎么能够根据个别人的证言就相信这种滔天的罪行呢？

2000年11月17日

在《选举报》采访历史学家托马什·斯萨罗塔时，他指责格罗斯甚至都没有试图解释一下，为什么“1500个年富力强的人，会被不到100个只是手持棍棒的人处死，他们就没有试图保卫自己？至少也该设法逃

/ 007

跑呀”。

很难理解斯萨罗塔，这位写了一本有关纳粹占领下欧洲大屠杀的优秀作品的作家，怎么会说出那些话来。当时在人群中的都是些老人、抱着婴儿的女人、拽着母亲裙子的幼儿（犹太人往往都是大家庭），而年轻男子极少——从瓦瑟斯泰因的证词中可以看出，当天早些时候他们已经被杀死了。斯萨罗塔究竟是否知道在这群惨遭屠戮的人中有多少人曾经奋起反抗并攻击过他们的刽子手呢？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行的调查中，纳粹犯罪调查总局的检察官沃尔德马·蒙基奇斯声称由沃尔夫冈·伯克纳率领的一支由232名德国官兵组成的部队在7月10日那一天到达了耶德瓦布内。在提及这个说法时，斯萨罗塔指责格罗斯从未去关注德国人在这个暴行中所起的作用：“我怀疑那位检察官是不是凭空扯出了那232名德国士兵，或为此而来的那些卡车，或沃尔夫冈·伯克纳这个人物。无论如何，在格罗斯的书中一次都没有提及伯克纳这个名字，这样做绝不可能是正确的。”

就个人而言，我会特别谨慎地对待60年代末进行的任何调查，那时候国家正精心策划着一场反犹活动。格罗斯手头有着1949年审判的证词。那些证人中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一支卡车组成的车队呢？我不知道当时究竟有多少德国人在耶德瓦布内那个谷仓旁，但试图使亚当·米奇尼克相信波兰人是无辜的塔德乌什·S.却说，他只看到三个德国人。

2000年11月21日

我听说有个人打电话给《选举报》，说他愿意谈谈有关拉齐乌夫的情况。我给他回了个电话。扬·司克罗茨基现在住在格但斯克，但原先是从离耶德瓦布内18公里的拉齐乌夫迁来的。在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的前三天，拉齐乌夫的全部犹太人都遭到围捕，并且被烧死了。

1941年7月7日，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小男孩。当犹太人被驱赶着

面临死亡时，他躲在窗帘后面看着。他没有看见德国人。他告诉我，“我觉得自己应对耶德瓦布内负责，对拉齐乌夫负责，对可能揭露出来的一切负责”。我们同意由我前往格但斯克去与他见面。

2000年11月23日

/ 008

在犹太历史研究所，我阅读了梅纳赫姆·芬克尔斯泰因就拉齐乌夫犹太社区被焚烧所做的证词。在那里——他证实——肇事者是波兰人。一幕幕强奸、殴打、孩子们被扔进燃烧着的谷仓、一个犹太女孩的头被用锯子割下的可怕情景令我不寒而栗，我愿意相信这种恐怖本身就使得幸存者言过其实，夸大了事实。

在试图了解残暴行为爆发的原因时，芬克尔斯泰因写道：“仇恨的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壤里，神职人员多年来一直在熟练地进行催芽。霸占犹太人的生意和犹太人的财富的欲望进一步激起了当地人的胃口。”

2000年11月24日

在波兰科学院举行了一次历史学家专题座谈会来讨论格罗斯的书。从一开始，每个人都怀着一种沉甸甸的心情，在波兰的学术聚会中这是罕见的。

托马什·斯萨罗塔介绍了有关耶德瓦布内惨案研究的现状。他引用了不少出版物来验证当时由伯克纳率领的一支比亚韦斯托克突击队正在耶德瓦布内执行任务这种说法。但是，其来源只有一个，即蒙基奇斯检察官，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就像他在耶德瓦布内市特许状颁布250周年庆祝大会上所陈述的那样。

格罗斯在会上大唱反调。他说话尖锐、坦率，具有讽刺意味。他提醒斯萨罗塔在5月份召开的一次会议，在那次会上蒙基奇斯宣称，1941年7月波兰人没有在比亚韦斯托克区杀害过犹太人，也没有在屠杀中出手相助，没有德国人迫使波兰人联手对付犹太人的情况，当时只有一个

例外，那就是为了防止犹太人逃脱，让波兰人围成一条人链。

“我意识到我们可以驳回检察官的说法，”格罗斯说道，“像托马什·斯萨罗塔这样的学术权威竟然会广泛传播蒙基奇斯的观点，从而去证实在耶德瓦布内所发生悲剧的一个糊涂版本，这种事态是很可悲的。我们谈论过这一点，托马什，”他直接对斯萨罗塔说道，“我告诉过你，出现在耶德瓦布内的伯克纳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你应该忘掉蒙基奇斯的话。”

随后，有几个人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格罗斯著作的学术缺陷上去。马雷克·埃德尔曼上前来到麦克风旁。“这里每个人都希望找到一些证据来证明格罗斯是一个粗制滥造的历史学家，证明他犯了一个错误，说某某先生先被杀了，某某夫人后来也被杀了。但这不是我们这次会议的宗旨，”这个活着的最后一位华沙犹太人起义领袖说道，“耶德瓦布内不是第一个案子，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案子。在当时的波兰，杀害犹太人的氛围已经酝酿成熟。已经不再是趁乱打劫那么简单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某种什么念头正在发酵，促使他们只想去杀人。”

主持讨论会的耶日·杰德基教授说道：“对犹太人的仇恨、对犹太人的蔑视和嘲讽，是20世纪中欧文化的一部分，其中也包括了波兰。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已经准备好随时去实施各种暴行，但波兰当地人中确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犹太人遭受的毁灭持幸灾乐祸的态度。这种幸灾乐祸，伴随着大屠杀的欢笑——我始终记得，因为当时我被关在牢里，雅利安人的监牢里。直到今天，我们的立场，我把自己也包括在其中，一直是躲躲闪闪、逃离主题的，对隐藏在我们集体历史中的黑暗、怯懦、恐惧，唯恐避之不及。格罗斯用他的书将我们从麻木中唤醒。而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场座谈会持续了近五个小时，有时它就像一场集体治疗大会。位于华盛顿特区一家大屠杀纪念馆的一个年轻波兰籍工作人员，在谈起她在波兰查阅档案文献资料的那一年中她所接触的仇视犹太人的浪潮时，

2000年11月25日

在耶德瓦布内，如果不是因为感受到有那么多意气相投的人以及当局的支持，原本是不会有如此众多的普通人愿意去杀人的。一个心理学教授就此撰稿登在报纸上，他提到有研究表明，波兰人往往把他们自己民族遭受到的苦难看作是一种特殊贡献或投资，比起其他任何民族，我们这个世界亏欠波兰人的实在太多了。“我们将自己视为例外，归因于我们自己的道德成就，是对世界历史的一种独特贡献。研究表明，以这种方式思维的人更容易接受对无辜生命的杀戮。”

在亚采克·库仑尼家里，我告诉了他有关历史学家的会议的情况。亚采克的回忆与埃德尔曼的回忆是一致的：当地存在一种允许骚扰犹太人的社会氛围。在利沃夫，他目睹了年轻人是如何向犹太人居住区投掷石块的。旁人对此大都无动于衷，他还听到身边有人不断重复着同样的说法：“希特勒在为我们代劳。”

“即使是大屠杀也没有改变那种状况，”亚采克说道。他还告诉我有关在1945年夏天他与父母、祖父母以及弟弟费莱克一起住在克拉科夫的生活。有一天在散步的时候，爷爷用力拽了一把费莱克的手，孩子便哭了起来。即刻周围就聚拢了一群人，他们凶猛地老人拖回去，冲他大声斥责。他们认为老人是一个犹太人，而那个男孩是个波兰孩子，眼看着也会变成一个小犹太佬。原因仅仅是费莱克长了一头金发，而他的祖父却戴着一顶小圆帽。不久之后，一场大屠杀就在克拉科夫爆发了。

“仇恨，”亚采克继续说道，“来自潜意识中具有某种负罪感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他知道整整一个民族在这里被毁掉了，而他却从中受益，因为他得到了一所房子，或者至少拥有了一个原本属于某个犹太人的枕头。他绝不会勇敢地正视此事，仇恨已经在他内心深处扎下了根。”

他引用了一段刊登在《选举报》上的著名政治评论员亚采克·萨科